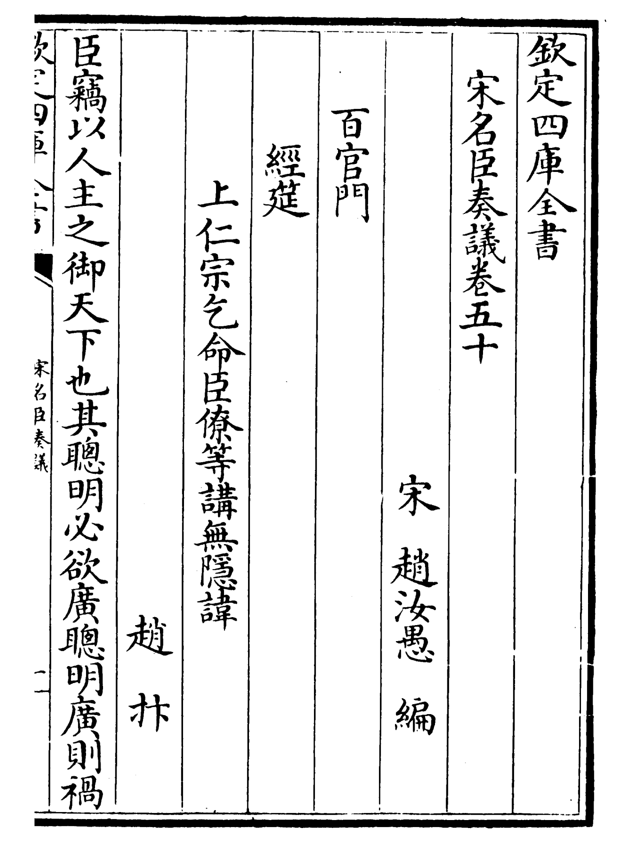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經筵

上仁宗乞命臣僚等講無隱諱

趙　抃

臣竊以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聰明廣則禍

福之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則上下之理明矣伏惟陛下承祖繼宗體堯蹈舜睿聖仁厚固四海稱頌之不暇何闕遺之有焉然臣備位諫垣朝慮夕思不敢循默者庶幾有補於未至萬分之一爾夫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以至史傳之書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臣愚以謂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伏望發德音命經筵臣寮

臨文講誦無有隱諱至於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兆尤宜詳究鋪陳之使禍福之鑒日聞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夫帝王文章天子翰墨真圖書之祕寶實聖神之能事今夫輔弼左右之臣宦官近戚之家碑石挽詞佛榜僧號或上求御製或仰覬宸翰咸出非望多遂其請臣愚以謂非所以重尊威之道也伏望惜堂陛之崇秘奎壁之彩謹重命賜杜絶倖望上下之理從而益之朝廷中外莫大之幸也二者惟陛下留神察焉嘉祐五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英宗乞開講筵不可以寒暑為辭

司馬光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聖旨直候來春臣聞傳記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熈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為辭如此使下

情何以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指揮日開講筵嘉祐八年十一月上時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兼侍讀

上英宗論既開講筵未宜遽罷

司馬光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奉聖旨今自九月初五日後逐日開講筵至重陽節住講候將来開春別選日開講筵臣竊以國家本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裨益聖德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歲因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

盛寒大暑之時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方宜鋭精學問之時而五日開講八日已罷臣恐議者以為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循故事備外飾而已羣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求賜賚而已若果如此臣竊為朝廷羞之且陛下近增置諸宫教授仍下詔戒勉宗室使之鄉學儻陛下不以身先之則宗室安肯奉詔哉臣愚以為陛下若别有所為未暇開講則宜俟他時亦未為晚若既開講筵則恐數日之間未宜遽罷治平元年九月上時為天章閣

待制知諫院兼侍講

上英宗乞御邇英詢問講讀臣僚

韓維

臣幸得以史官侍左右記言動竊見每開邇英閤召近臣講讀經史陛下未嘗一發德音有所詢問遂使執經者不得極其說秉筆者無所載其美已事而退莫不俛默有不自得之意臣竊惑之臣聞傳說有言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蓋治天下

者必先於建事欲建事者莫重於師古欲師古者莫急於求多聞然則令之所謂講筵者陛下之所以求多聞也堯舜聖帝必先稽古三代令王皆有師傅之官坐論道義爾後德薄不能如古然至於欲治之主亦莫不以此為急漢高祖初得天下感陸賈之言知不可以馬上治之每奏新語帝輙稱善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唐太宗命學士杜如晦等十八人更直閣下降以温顏與之講論經義此數君者豈徇虛名者哉

誠以治天下之要莫不出此故功業隆於當時聲名流於後世非其幸也其道有以致之也朝廷自宰相以及羣司率以職事進對所言皆目前常務而又迫於景晷不得詳盡其理唯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閒燕則可以留漏刻之頃承對侍臣則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禍敗之原鑑而行之則上可以為堯舜三代之君下不失為漢高祖唐

太宗也然而非從容降接則無以盡臣下之情非反復研究則無以見聖人之奥非力而行之則不足追前古之治陛下於此三者似未盡之此臣所以不得不惑也雖羣臣亦皆惑之議者又竊以為陛下鄉在亮陰唯于咨决政事有不得已而言爾其餘可得而畧也今禮制既終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矣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治平二年七月上時為修起居注

上哲宗乞於兩制以上選擇講讀官

劉摯

臣竊以聖人之德其聰睿神智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亦謂人皆有是四端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在乎充之而已茍不充之將失其本然則性雖聖人方其始也學問以達之範圍以成之者其可少哉昔者周成王幼冲踐祚其師保之臣傅之德誼道之訓教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既如此則成王雖幼其耳目所入蓋無

有不正者矣我仁宗之初亦以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馮元孫奭為侍講唯玆數人皆名儒宿德極天下之選是時方親庶政聽政之暇每於雙日召入侍講說經典或講祖宗故事盛明之政慶澤無窮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天命傳序統業夫以異禀之質夙成之善而又上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成就者罔不備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接所以起善養源保

徵謹始尊德性而長智習致廣大而熙光明則勸講進讀輔導之官其可不審擇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蔡朴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公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宜伏請罷其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聖慈於内外兩制以上官内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遇非聽政之日便殿燕坐時賜延對使之執經誦說陳天下之義理令昔君臣父子之道以廣睿志仰副善繼求治之意元豐八年

十月上時為侍御史得旨佃朴皆罷
遂命趙彥若兼侍讀傅堯俞兼講讀

上宣仁皇后進經筵三劄子　程頤

臣昨日上殿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説書臣雖瀝懇辭避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茍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謹哉臣未敢必

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誤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而非是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第一

臣伏覩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

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遴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

習讀之暇燕游之間時於内殿召見從容宴語不惟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宫之中爲益豈不盛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貼黄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為皇帝尚幼未須如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為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為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正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

體之法復無間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
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
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
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祗
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
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
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及於耳及乞擇內臣
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

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貼黄今不設保傅之官傅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宫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懾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

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學問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累自成聖性嘗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唯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貼黄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别令一人指書講官稍逺御案坐講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為一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元祐元年三月上時除崇政殿說書

未供職

上宣仁皇后論經筵輔養之道　程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于兹幾

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曁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京西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然蓋二人者處賔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

也臣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具表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之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悚然驚惕臣切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

狂言以覬詳察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唯欲主上德如堯舜興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禀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體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

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謹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足為萬世之法也臣願廣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

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内侍可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

天之命禀賦自殊歴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全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来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

思未見所主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使盈耳充腹耳目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不豫及乎稍長私慮偏好生於内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

位規戒之道不可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帝侈麗毁其層觀廣殿不踰七年復欲治乾元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

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内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説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時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

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頴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宫人内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一月一至經筵亦止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親政時

則然經筵講對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恱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輙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放于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旨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彦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内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

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盛夏之際人氣蒸溽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此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禀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

條制是亦兼它職事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為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又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意之感人也告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

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類告感人豈不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聖鑒如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唯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閑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謂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

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量度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説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説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髙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元和元年六月上時為崇政殿説書

上宣仁皇后辯顧臨所言非是

程頤

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寛凉處貼黄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茍得寛凉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不必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辯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辯尚可

也今以臨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辯臣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學在位者不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得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仁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髙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訣言悦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歴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以至公為心孜孜為治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簡策所

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内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功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為迂以稽古為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来士風益衰志趣汚下議論鄙淺高識逺見之士益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道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卑抑為尊主以隨俗

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茍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髙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遠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心不過以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説義理之意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

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說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

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輝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者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曰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曰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

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葢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廹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令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强尊而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也

周宣帝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曰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美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業雖未能盡

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絶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其所獻納如是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辯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狂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見之人見陛下聖慮髙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

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為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黙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元祐二年三月上時為崇政殿說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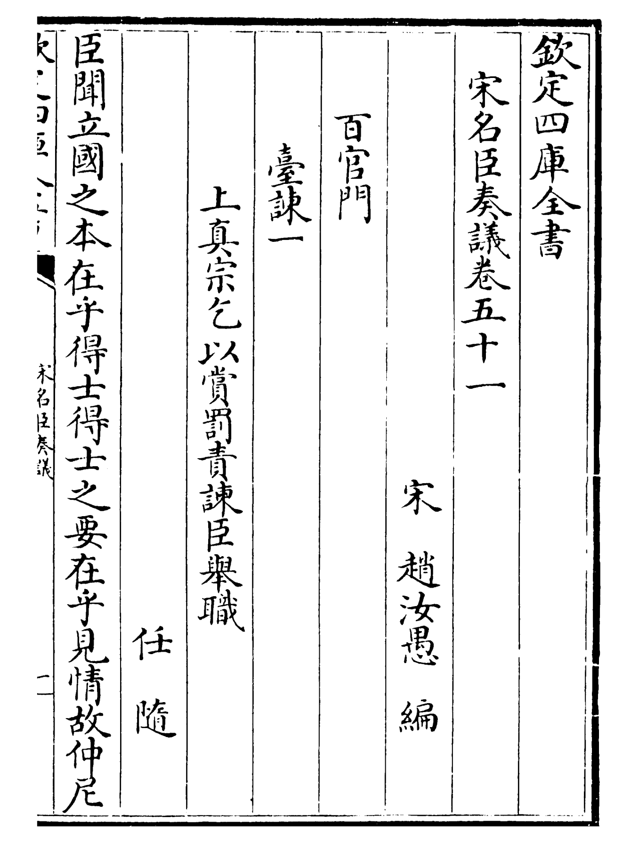
上宣仁皇后乞遇六參日許講讀官上殿

程頤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薫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固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

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欲旦夕承
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道養德之意方主
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踈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
筵間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
數日一對儒臣不唯有益人主在勸講之臣禮亦當然
伏望聖慈特賜俞允元祐二年上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一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臺諫一

上真宗乞以賞罰責諫臣舉職

任隨

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士得士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

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治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人莫智於聖人資聖人之德者實由於良輔故漢書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諫也者蓋所以達下情而求治致君道於無窮故為臣有五諫之名前代有七人之列陛下祗嗣丕圖秉持金鑑可封之俗既阜盛矣無疆之化亦馴致矣尚聞焦勞厥政待旦以視朝歷覽羣書乙夜而忘寐乃下賢良之詔旁求亮直之臣惟稽古之聖

心軼前代之令典雖求諫之路已見於洞達而掌諫之臣未聞乎舉職今諫議大夫司諫正言數員但充位尸祿而已是致堯鼓之設寂寥而無聲杜觶縱陳謇諤而無効箱篋謾藏於陳紙搢紳競寢於正辭罕遵及霤之風莫覩引裾之直願陛下擇賢士黜具臣垂賞罰之文示懲勸之道其兩省諫官並准有唐故事定其員數優其奉給限以遷官之年月責以供職之否臧其或獻替推誠彌縫勵節言事有裨於時政抗章不避於天誅進

思盡忠有犯無隱則請行甄擢以勵衆焉其或尸利無慙彌違有闕務引腹非之咎多致面從之訣不啟心而沃心因危言而危行降黜以勵衆焉夫如是則賢者勸惰者激庸者奮懦者立俾朝廷之士咸願竭忠而報國矣

景德三年三月上時直集賢院上覽而嘉之降詔戒諭諫臣曰國家設諫諍之官廣詢求之路蓋欲彌縫闕漏啟廸聦明而處職者姑務因循罕聞謇諤兹爲尸祿曷副虛懷自今宜竭節箴規悉心獻替賞罰之典斷在必行

上仁宗論當今所切在納諫　劉隨

臣聞諫臣之廢置驗其隆替言路之開塞繫乎安危何則君為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臣耳目也有人廢耳目而得聰明者未之有也故書稱明目達聰以防壅蔽也是以古之天子必置諫臣七人成湯至聖有好問則裕之言漢祖至明有從諫如流之美臣聞以古為鑑可以知興亡不敢遠稽前典且以近代言之唐太宗何如主也十八起義師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即帝位鑑情偽之理明治亂之由聖文神武高於三代然猶每與大臣

會議政事必令諫官憲臣史官預聞之苟詔令不便大臣不直刑賞不當邪正未分則諫官得諍之憲臣得彈之史官得書之是以上下無壅而君臣同德太平之風可謂至矣及高宗御圖永徽已後忠良獲罪姦邪恣行諫諍之風於時掃地中睿之世固不足云以至動干戈於禁掖危社稷於綴旒明皇纘承盡革前弊虛心納諫朝聞夕行開元之間可謂至治太平既久漸踈逆耳之言姦臣用事無復苦口之藥聽林甫之佞而卒相仙客

不察子諒之忠致禄山之亂而越在草莽方憶九齡之語故曰諫臣之廢置驗其隆替言路之開塞繫乎安危厥後五代相仍亂離滋甚太祖皇帝乗時啟運拯救生靈太宗皇帝文德懷柔混一區夏真宗皇帝紹二聖之丕祚得萬國之歡心夷夏大同草木咸若而猶廣開言路躬自采納縱有觸忤無不優容悲弓劒之上僊傳龜鼎於繼聖而賊臣丁謂包藏私志辜負國恩謂天高而可欺謂地厚而可罔觀其用意鬼瞰何逃當先朝不豫

之始使諫官絶班於冢宰擅權之時致無人論奏皇天睠命聖人道存特出宸衷逐其元惡正人之用天下咸寧所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也乃詢遠御之策將建不拔之基雖股肱宣力致六合以為家而耳目未布慮一物之失所爰稽前事復致諫官臣最處庸愚獲預掄選凡關理體敢不盡心唐志云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議令之正言則拾遺也品秩雖卑責任甚重禮曰有犯無隱傳曰知無不為是以王者有過則犯顔而進諫大臣

有罪則直指而不忌其或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詔令不便興作無時或除拜之間不以才進或公忠之士濫被中傷或流放之人天下未知其罪或進用之者天下未見其能凡闕損益合具奏陳誘之以厚利而不動臨之以白刃而不懼此諫臣之職也然諫臣未必盡賢言事未必盡善用捨之際在聖君裁之而已臣又聞天下之治亂由時政之公私也至公則天下合而治至私則天下離而亂且夫至公則正正則綱條舉綱條舉則公卿大

夫各當其任而州郡承風夷狄嚮化矣使天下之勢如身臂之使指欲其不治其可得乎且夫至私則濫濫則綱條不舉綱條不舉則公卿大夫不當其任而郡縣失守夷狄不信矣使天下之勢如理絲而棼之欲其不亂其可得乎至公者何用正人也其徒常少而易為揺動至私者何用姦人也其徒常多而動相交結自古姦佞似忠亦不好亂其道乖殊所以召亂也用捨之際豈容易哉臣又聞國之大患在於不得聞諫且王者操生殺

之柄有雷霆之威虛心延納猶恐失之其或拒之孰敢抵罪是大臣顧位而不肯言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上下偷安茍容竊位自古危亡常由此也且王者有甚愛之事有甚愛之人將行之將用之而物議未允必屈已而寢之有甚惡之事有甚惡之人將廢之將罪之而物議未允必屈已而寢之此致治之本也若以甚愛不顧物議而行之大臣唯唯而不言小臣默默而不論則物議喧騰天下疑懼紀綱漸壞乃危亡之道故曰國之大患

在於不得聞諫是以國家舉一事發一令必自股肱大臣僉謀協同而後行之萬一不可則諫臣諍之於前御史糾之於後欲其敗事其可得乎今皇太后陛下聖智高遠以至公治天下皇帝陛下聰明睿哲以至德臨域中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蠻夷戎狄無不率化綱條整肅天下久安可謂治矣然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蓋亂必生於治危必生於安既治且安而制之以公危亂之勢不得生矣唐憲宗嘗問侍臣時之所切侍臣對以納諫為

切憲宗行之大復土宇臣亦謂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静而已臣受命以來思有所補雖名侍從之列其實疎遠之官夫以疎遠之官當諫諍之職進難言之事有觸鱗之虞孔子曰未信則以為謗已也今諫臣既置矣言路既開矣伏望思安危之大計念疎遠之難言使臣子得盡忠義之心九重得聞小大之事則天下幸甚

天聖元年八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仁宗乞顧問諫官

劉隨

臣伏念景德天禧之間九域晏清四夷欵附生物咸遂祥瑞荐臻而猶下賢能之詔求諫諍之官豈不以萬機至繁慮措置之或爽八紘至廣非耳目之獨知是以雖居安而慮危思長轡以遠馭也其後唯得魯宗道劉燁二人充職精擇之難一至於此洎皇太后陛下受顧託之重皇帝陛下自臨御已來萬國歡心百官承式而乃憂勤庶政修舉舊章復置諫官委以言事臣最為愚懦亦預揀求方竭駑鈆少伸補報旋因公累出領外官三

年替還復命供職誓堅勤盡罔避誅夷夫以品位甚卑責任甚重道君親之過失指權勢之非違冒雷霆之威摋姦邪之怒在於小臣固當難事若非恕其狂妄俾盡誠懐鉗口保身或孤任使臣欲詳觀先帝之詔上報兩宫之恩凡有侵紊朝綱干竊政柄姦憸冒寵賢俊久沈憲網涉寃賞典過制蠹政之類知而必言言之中否唯聖人擇之而已念臣塵諌職内外三年除朝請之外未甞一登金殿略近天顔雖名侍從之官令為踈遠之跡

唐初置拾遺補闕掌侍從諷諌日親旒冕凡事得以盡言蓋是唐末已後權臣阻絶雖不預於晏遊亦專司於諌諍洎太宗皇帝改為正言司諌精擇流品號為清華既為耳目之官宜審詢訪之端式期顧問願竭愚誠故不敢朋附班聯蒙昧日月有違詔旨自速靈誅天聖三年上時為右正言

上仁宗繳進天禧詔書乞防漏洩

劉隨

天禧元年二月七日詔敕中書門下朕大庇烝民隆興至治彌綸闕政交屬於庶僚寤寐忠規屢頒於明詔雖增虛佇未協翹思夫諫諍之臣本期述嘉謨而矯枉風憲之任亦當遵直指而繩愆既列清班宜傾亮節儻緘默而自肆諒考績而曷觀況朕躬覽萬機親披封奏詳言百執素靡漏言舉職徇公有何所避保身鉗口詎至於斯將戒慢官先伸誕告仍加優異以勸傾輸自今兩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除中丞知雜推直外置侍御史已下六員並不兼領職務每月各賜添支錢十五貫三年內不得差出其或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征求無節寃濫未伸並仰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更有切務即許不依次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

曲全若事難顯行即令留內但不得潛為
朋附故作中傷其諫官仍於諫院或兩省
內選擇內事量置什器并令兩省輪差守
闕三數人祇應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
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或職業無聞
公言罔覩移授散秩仍遣監臨載念古賢
不忘忠諫雖逢暴怒尚靡諂辭今則冲人
渴聞讜論開懷而待好爵斯縻是為不諱
之朝豈有犯顏之慮黜陟之典斷在於必
行語默之端亟從於自擇更資宰府宣布
周行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

臣聞好問則裕成湯所以為聰明從諫如流漢祖於焉
成帝業歷代聖主必有諫臣然念言之甚難聽之不易

以疎遠而指貴近以至賤而干至尊言之得無難乎在難言而言之身常危以至賤疎遠之人貢訐直逆耳之說聽之豈云易也在難聽而聽之意必倦且直者邪佞所惡自然之理也擊一邪則羣邪怒其身不得不危罪一正則羣邪進王者不得不謹是以先帝焦勞寤寐思得正人至於再三未獲讜直遂下此詔增置一十二員月責諫疏明達耳目自後纔得四人諫官二人魯宗道劉燁御史二人劉平章頻其孜孜獻替者唯聞宗道而已太后臨

朝皇帝御極追繼先志復置諫官又得四員以充其位諫官二人臣及孔道輔御史二人曹修古王碩其間道輔頴秀已在清途修古稱職亦為外任王碩以他事黜免微臣近歸諫省補報無狀出入八年復思先帝詔旨云況朕親披封奏素靡漏言此乃聖人極慮臣僚疑有漏洩而不敢盡言也周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正謂此也天聖五年臣嘗言其等事舉朝官員誦其言語羣邪側目增惡結讎甚可畏也若非兩

宫聖明深辨忠直則臣已竄逐遐方矣自古姦臣皆以貨賂厚結左右及宫掖之内是以動静先知迎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上官昭容權傾天下唐祚顛殞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家傾敗常由此矣自兩宫御宇樂聞讜言然垂簾之日疑有潛聽封奏之人憂其漏洩是以人人懼禍而不敢盡言今則文武班列亦有議其得失諫官御史朝野譏其循黙伏乞聖慈念先帝漏言之誡思周易失臣之文凡有奏章藏收祕密垂

簾之日屏去左右則公忠之士得以盡言用廣聰明天下幸甚謹録先帝詔書頭連進納以聞天聖八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仁宗乞行諫臣之言　孫沔

臣竊以諫諍之臣畏避是恥知無不言始為稱職大則庭議小則上封不顧忌諱以廣聰明有唐則名列中省班隨宰臣庶於萬機之際或伸一得之慮今給事不專封駁舍人惟行誥詰至於遺補分為虛秩政事不得聞乘輿不得從其或命令出入無以究論訪問隂求頗同

姦伺得自傳聞十無二三再窮端實已復後時先事則有輕發之機遂事則曰已行之命徒盡貢於封章實委煩於省覽濶略之務或見頒行要切體宜罕聞報可是使臣僚之内但作疵瑕政教之中莫資補益臣自叨承乏已及五旬雖少陳於淺識終莫副於虚懷稍形詆刺遂復遲留至微尚有所難設若論朋黨於中外擊姦邪於左右議公卿之非據指宦寺之作威則將何如哉臣若循默自容是辜君賜臣若忤觸受戾又貽親憂方寸

交戰啓處不惶俛首懷慙趨走朝末所以知守道之難而為義不易也伏望陛下明發無私斷在不疑凡言有利於國有補於時在陛下思而必行之況今政綱未甚舉邊方未甚寧災變未甚息人民未甚康尚仍舊貫一切示暇此非臣所能知也若陛下擇善執中雷動風行則事有大於此者將以助一日二日之機矣臣本非慱古妄進狂言上犯威顔甘俟竄逐康定元年七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仁宗論諫官好名好進彰君過三說

蔡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當責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唯聽諫為難聽諫非難唯用諫為難如素靖脩等忠讜剛氣著信於

人況蒙陛下奬拔之知必能箴闕政獻明謨擿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羣邪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其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毁而無所陳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

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萬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官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諫急則過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章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君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

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默默無所耻婐跛歴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鑒令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

其言語切亦顧優假無為姦邪計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慶歷三年三月上

時為館閣校正

上仁宗乞令中丞舉屬官寬其資限

蔡襄

臣聞人主擇宰輔宰輔擇長官長官擇僚佐此至治之要至簡之術也周命太僕則曰謹簡乃僚漢之公府令自辟名唐陸贄論之詳矣又高元祐為御史中丞上言

御史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黜之監察御史杜宣猷李瓌等並出為府縣之職此皆前世專任長官之明驗也國朝諸司省監悉非本官唯御史臺職不殊古制方今臺中條制如臺官不稱職者亦許糾舉近年臺官宰輔避嫌例不中除多令兩制參舉又限資考苛細多不得人蓋由不寬資限不責長官之弊也近見御史中丞王拱辰奏舉楊紘等充臺官朝廷循執舊規下兩制參舉臣謂朝廷既任拱辰為中丞若

實非才則當别擇才者而任之若才堪其任則所爲屬官可悉委之未爲過也况拱辰於官屬請去不才者是盡心於朝廷不避衆怨也今御史席平已出知潤州若參舉之人又得軟懦傾險之士則何以處之臣故謂莫若專任長官寛其資限則責有所歸也臣乞御史臺官屬只下御史中丞薦舉寛其資限之格資深者爲御史官甲者爲裏行若能稱職亦是官守之常不必過其升陟或不稱職可并舉者坐之在朝廷有責任之方風憲

有得人之美慶歷三年三月上

上仁宗乞諫官綴兩省班次　田況

臣聞有唐兩省自諫議大夫至拾遺補闕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其實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違補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矣而地勢不親位序不正在朝廷間與衆人同進退非所以表顯而異其分也今莞庫冗散之吏尚赴内朝豈諫諍

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前任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得奉內朝之事兼王素歐陽修蔡襄皆以他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其列於體未便欲乞今後並令綴兩省班次所貴名體相稱副陛下選求之意慶歴三年八月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乞令中丞舉臺官或特選舉主

歐陽修

臣伏見御史臺闕近制令兩省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

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却煩朝廷别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須令舉人近聞梁適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愧醜懼其汚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官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致所舉非人者皆為且就資例可入仍先不限資考惟擇才堪者為之况臺中自有裏行之職

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連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偽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慶歷二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臺諫論列貴在事初

歐陽修

臣竊聞近日為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名進奏官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洩旨揮甚嚴不知此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

料之為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採善謀以求衆助豈可聾瞽羣聽杜塞人口況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刼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騷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人欲為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尤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

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容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祕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今欲乞旨揮進奏院凡事有非實封者不須祕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改除並當日内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為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内朝廷

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能恢復舊例欲乞凡遇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聞事未得實者並許詣兩府請問庶知審覆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 慶歷二年八月上

上仁宗論臺官言事有旨詰責

胡宿

臣聞聖主悅至言好崇諫所以廣治道防一切之未然也臣以螻蟻竊觀陛下特稟上聖之德能聽大度之言

數賞諫臣以擢臺職推誠含垢葢盡君人之量堯舜之用心也近日聞臺官言事事涉後宮之親出於風聞有旨詰責臣愚以謂諫官御史朝廷紀綱所寄雖有過繆可且優容昔漢文賢主也袁盎直臣也帝所親慎夫人盎常諫諍言涉不遜初雖怒之終不犯罪後慎夫人聞之復賜盎金五百金慎夫人所以能保榮寵者以能賞袁盎之直言也漢元帝時馮野王昭儀之兄也德行高妙推為第一時御史大夫缺公卿多薦野王為之帝曰吾

若用野王為之天下必以為私後宮之親者德宗謂李絳比諫官論奏不實欲黜其尤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干不測之禍雖開納奬勵尚恐不至直士杜口非社稷之福也臣願陛下鑒觀前史開納至言臣不勝區區之情皇祐三年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乞闊略唐介之罪　劉敞

臣伏聞陛下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言事狂妄責授

春州别駕尋又聞陛下以春州險遠障癘之地憐其孤危將不生全改授英州此誠陛下聖德厚恩容忍臣子萬萬無窮也臣竊觀詩書所載帝王之君德莫盛於知過仁莫大於好生名莫榮於聽諫陛下皆踐之且唐介居下訕上至陷於戾而陛下察其本心以忠信為之故曰知過既責介身投之遠方而復憂其不全故曰好生當介初得罪之時中外震動以言為戒及聞徙還英州人人懽忻知陛下無意殺之忠義者更思竭盡故曰聽

諫臣不勝幸甚臣聞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商所以保乂四海格于皇天者也臣所謂介之所言雖逆耳求之於道亦當有合者陛下幸寬不誅矣若復闊略其罪優游其身使得省過追咎復齒朝列於以開廣言路勸來者則盛德無疆高視上古臣不勝犬馬之心皇祐三年十月上時直集賢院

上仁宗乞簿上臺諫章奏　范鎮

臣伏見先朝以御寶印歷紙給言事官令以時奏上所

以課得失而殿最之也恭以陛下天資寬仁喜聞諫諍考於施用其實無幾深恐大臣不甚將明所以言者多見廢格臣欲乞據今御史諫官見員於禁中及中書樞密院人置一簿每一章奏即簿上之在禁中者陛下時時觀覽以備遺忘以觀言者得失有可施行即敕大臣施行其在中書樞密院者亦令大臣為詳閲其已行未行勾注每季終録付史館庶使後世知陛下納諫求治之意仍令言者不敢妄有奏論至和三年八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宰相逐諫官乞與辨明

馬遵

臣聞御史中丞張昪累上殿論列為趙抃等昨乞外任奏章雖入朝旨未從及宰相劉沆獨入文字指言抃等朋黨及罪惡條件因此除出則是成命雖自朝廷本意實由宰相所以外議喧嘩皆謂宰相逐諫官非厚誣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聽忠為賢拒諫為醜今頻年出臺官非朝廷美政損陛下聖德若因張昪論列特與辨明

四方聞之皆知臺官之出非陛下本意正朝廷之體全陛下之名在此一舉臣以當職須合力言為朝廷惜體為陛下惜名非特為諸臣而發之也臣無任區區納忠之至嘉祐元年十月上時為右司諫知諫院

上仁宗論宰相逐諫官乞與辨明

馬遵

臣聞御史中丞張昪累上殿言宰相獨入文字除出臺官趙抃等不當若謂抃等素非善人不當除為臺官既

為臺官而後有過亦當即時屏黜不可久令在朝俟其求出而後言之即當行降責以正典刑不宜尚帶舊官猶專民政如其無過豈敢以空言止除小郡本末而言皆為未允若謂奉行條貫當出則中書條貫甚多未必盡能執守只如宣徽使明有定制不得過兩員今除四員矣如此之類不可條陳未聞别入文字特有條陳以此而言乃是意欲舉行即引為詞耳宜張昇再三辨明而不能已也自來臺官多不為人所喜而權臣尤甚非

權臣天性惡之勢使之然也若非聖君主張盡令權臣處置則諫垣憲省之中未過避禍之不暇豈復能為朝廷計哉陛下聖明必照此事伏乞英斷特賜指揮嘉定元年十月上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王寶唐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二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臺諫二

上仁宗乞擇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省

歐陽脩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

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旣難獻言者亦以為不易論小事者旣可鄙而不足為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徼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又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頓疑言事之職但為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

所以多言使後来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為欲救其失唯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省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静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美才曽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

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榮恩未知報効茍有所見不敢不言嘉祐元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乞召還唐介等　歐陽脩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年歲凡事闗大體必須衆議之恊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

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升之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

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寛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

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此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書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覩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

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葢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之易也伏唯陛下仁聖寛慈容納直言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謹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

介言宰相文彦博貶春州别駕至和初吴中復吕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罷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升之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逐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

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彦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用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於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内顧私恩以義爭議絳終得罪章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

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它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揺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揺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寛恩各得與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

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伏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嘉祐六年六月上時為樞密副使

上英宗乞察言責實時有懲勸

呂誨

臣先有奏陳以力所不能願辭諫職不意朝命復除御史知雜臣久尸言職已試不効惟俟幽黜敢有覬覦天

慈蒙覆豈不知幸圖報之心宜何如哉臣竊思歷代設耳目之官蓋輔人主之不逮不能九重之外無復聞見萬幾之事皆為壅蔽以是論之獻替之言不可一日無之凡事止宜辨論是非稍涉欺妄當行重責不當置其言而不用使之沮辱在賢者翻然以思動為身謀悠悠皆是借如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預聞及其政令行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為則曰已行之命難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自取勝耳目之官固難與爭矣又聞近日臣

僚建議以先帝臨政信任臺諫官所陳已行之事多有追奪欲陛下矯先帝之為凡事堅執不可移易行一繆令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曰出自宸衷人必不敢動揺若果有之是欲窒塞聖聰將使拒諫遂事豈公忠愛君之人哉恐非廟社之福也且諫諍者非衮職之闕時政之失不應有所激發上則咈戾聖意下則違忤輔臣以至被糾劾者皆為仇敵豈不知害於身凶於家所利者國家所守者職分爾而又近年朝廷無懲勸之意諛佞者

傾附權勢畏避者喑嘿自容坐累歲月例得遷轉言與不言孰為利哉臣嘗親奉德音指緘默者甚衆然終不聞有所誡勵斯無益之大弊也臣竊謂陛下好問之心過於虞舜但未嘗察其言爾求治之功有如漢宣但未嘗責其實爾臣既未得其去敢不以言責自任伏望陛下既問之當察其言既用之當責其實無俾左右蔽惑聰明言事之官宜時有懲勸則人無茍且職事皆舉有裨於朝政太平之基不難成矣矯先帝之為更宜沉慮

已行之事果有不便吏張何疑不然臣未知職事之所守終不安其分爾治平二年二月上時自知諫院遷侍御史知雜事

上英宗乞親擇御史　呂誨

臣伏覩御筆除授殿中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朝命既出公議皆允臣聞漢孝武即位之初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帝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非明哲之君智能燭理則威福之柄幾為田氏專矣臣見陛下始除二人者誠有旨哉臣

向來所陳請令中外兩制官每歲各舉才能之人籍於禁中要堪任使即請宸衷自擇免臨時薦舉可以杜絶請求之路此至公之法願陛下久而行之被用之人莫不歸感上恩必盡死節以圖報効自昔興王之道未有不繇於是也唯聖慮以操柄之重謹始克終天下幸甚

治平二年六月上

上英宗乞添置言事官　　　呂　誨

臣竊以臺諫官者人主之耳目中外之事皆得以風聞

葢輔益聰明以防壅蔽臣覩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日益衰減葢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然亦不下數員今御史闕中丞者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二人唯臣與范純仁呂大防供職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遷領他職傅堯俞出使虜廷諍臣僅同廢置矣自古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也臣切為聖朝羞之下情何得以上通天聽何因而遠及臣伏乞聖衷鑒照斯弊特為振起添置言事官員

數以廣聞見實求治道之大要也治平二年二月上

上神宗論舉臺官不必校資序

呂公著

臣近蒙恩充翰林學士伏見本院自來舉臺官並須前行負外郎已下至太常博士歷通判一任已上者仍須衆學士同狀保舉切以御史之職所以上輔天子聰明下繩糾百職事無大小皆得奏論必須資性端方學識兼茂然後可以處憲寺任言責由是而求諸多士之中

未易中選今乃限以資格而常欲得人必恐其難竊見近歳以來前行員外郎以上知諫院者並得兼起居舍人朝廷之意務欲廣進人之路而御史兼官之制尚闕蓋有司未甞講求臣又見比來保舉堪充御史裏行或以資淺報罷臣聞唐太宗雅好直言馬周以布衣為監察御史裏行裏行之名自馬周始其後官卑未得真御史者皆除裏行然則裏行之設本以待資淺之人今乃以資淺為不應選正失前代設官之意臣又覩天聖七

年言事者以三院御史出為省府判官轉運使其間多是知縣充舉深為僥倖乃詔今後知州通判方得奏舉近日臺官其稱職者雖或次補諫列其不任職者雖眞御史亦以舊資出補外任然則資序髙下不必校量又聞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夫以人才之難必待數人盡知固不可得茍一人知之衆人非出於實信但雷同繫書則又非為國求賢之意凡臣所言灼然易見若增成舊制於體無害伏惟陛下以聖明文武

初即尊位左右之臣悉皆訪逮巖穴之士尚將旁求豈獨於御史耳目之官而不能廣開其路伏望聖慈裁許自今後每御史有闕即輪學士御史中雜一員保舉自正郎前行員外郎並依諫官例除兼御史朝官以上不問資序並除裏行太常博士通判及一年者並依舊制如此則用人之法不致苟容而舉善之心各得自盡不勝大幸治平四年閏三月時為翰林學士後肯許舉中行員外郎為侍御史裏行

上神宗論諫官貶秩不當再舉其職

孫覺

臣近准敕命降授前件官同知諫院臣已祗受訖於二十二日正衙二十三日門謝並畢臣竊以告臣之辭云薦引公卿措置職任此而輕肆宜有懲責臣受命已來夙夜惟思若以臣畎畝無狀學問零落不足以拾遺左右論大臣能否則已矣若以臣所論不當於理則臣所學於古者如此敢違臣所學以徇世乎然敕命已下不敢遽有論列既乞補外而三狀聞奏未蒙報可臣欲勉

强就職則臣方以言忤旨得罪奪官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臣雖闇愚敢忘斯義臣謹上考聖人旁稽傳記反覆一二為陛下言之非以避臣之罪也將以明君臣之義也陛下幸赦其罪使得畢陳臣聞孔子所謂諫臣七人者三公四輔也天子與此七人者處而繩愆糾繆格君心之非羣臣之賢不肖相與謀議而進退之泯然不見其辨爭之迹而治化已成於天下後世七人者不任其責始以小官與人主論辯天下之萬事

故諫官雖微而與謀於王體與聞於國論宰相與人主進退賢不肖於廟堂之上諫官與人主别白賢不肖於造膝之間其所從來久矣孔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又曰勿欺也而犯之故臣之事陛下也情不敢隱而每犯顔焉義之所在則言之不疑又聞孔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若如告辭所謂則人臣之義有匡救而無將順

有獻否而無成可始得事君之義而無隱情也或者乃謂諫臣小官不當與人主進退大臣之事又或云諫臣雖可以論大臣之賢不肖然不當云以某代某臣又以為不然衛大夫史鰌以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數以諫而君不聽死且不懈至以屍諫衛公卒退彌子瑕而用蘧伯玉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永薦薛宣成帝用之鮑宣以諫大夫上言請黜汝昌侯傅商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而召用故大司馬傅喜故大

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明年上遂召孔光免孫寵息夫躬又召何武彭宣復為三公杜詩以南陽太守上疏稱伏湛柱石之臣宜居輔弼郎顗言黄瓊李固可任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為比此數人者皆位下言輕或勸人主進退大臣或欲以某代某當時或用或不用焉未嘗以為非也唐之盛在太宗太宗之臣莫如魏徵時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温彦博按之又使彦博責徵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叶

契義同一體未聞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改容曰吾已悔之若徵之言可謂深得治體矣使太宗以形迹待羣臣羣臣以形迹事太宗嫌疑猜阻上下之情不通則與秦之末世何異豈能成貞觀之治哉今使言者論羣臣之非而不言其是論羣臣之惡而不言其美稱其人不得言堪其職述其才不得言堪其任其為形迹豈不甚哉臣雖非魏徵之賢實欲陛下復太宗之治也故臣之事陛

下也知盡臣之義而無隱情上不見三公之尊下不知九品之賤愚智忠邪茍知其詳者悉以獻於左右傳曰爲人臣者無以有已明委質以事君則身非已有生殺予奪唯上所令傳曰匹夫不可奪志豈謂可殺可生者身也可予可奪而志不可以奪歟以臣賤微言論不合放廢竄逐何傷於治聖恩博大纔奪兩官或周章震擾喪其所圖遂於陛下懷不盡之意則罪莫大焉况臣自供諫職纔及兩月得對至於五六而章十餘上臣之本

末計亦粗簡聖心然臣所言無一見効臣論樞密院使邵亢在位無狀而陛下疑之論御史中丞滕甫姦邪而陛下不信則是臣行猶可疑而言不足聽也陛下置左右耳目之官而取言行無足采者不知將何補於治臣所以區區求去者非徒不得其言亦以深為陛下謀耳伏望聖慈特賜檢臣前後三狀罷臣言職除一外官臣見居家待罪所有實錄院檢討同知諫院管幹國子監臣並不敢供職熙寧元年七月上先是陳升之登對上許擢置樞密覺相繼登對言錢明逺不

可治長安上因與言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長安而執政以為無過覺曰韓琦自宰相守長安今以代琦不薄特執政自為地不欲亢去爾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而上言宜使亢知永興升之為樞密使上以覺為希旨收恩且區處大臣非小臣所宜又怪覺令書吏寫奏故責授太子中允仍知諫院八月出通判越州

上神宗論孫覺令吏人書寫章疏

王安石

臣今日蒙宣諭以孫覺令吏人書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怪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

譴怒既又反覆思惟陛下以覺為可聽信故擢任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廸上心於義未為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埶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將及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唯有姦邪小人以枉為直懼為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有交黨之私招

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為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其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以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安臣亦以為不然漢高祖雄傑之主也然鄂秋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為嫌陛下聖質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

代為法奈何心存末世褊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為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為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為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熙寧元年七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神宗論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

司馬光

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為諫官者密具姓名聞

奏臣辭不獲命退而惶恐默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三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才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為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吕誨累居言職不畏强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吕景外貌和厚内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裁以聖意熙寧元年八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神宗論人君聽納不當以諫臣為暴巳取名

陳襄

臣聞君之視臣猶心膂之於股肱耳目也四者相次而成一體則不勞而功用成矣故公卿者人君之股肱而臺諫為其耳目也故古之人君用諫諍之臣必求方直辨博之士司其視聽而補其闕遺其心諰諰然唯恐不聞切直之言以救其失故舜戒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也古之人臣諫

諍其君茍可以言雖鈇鉞在前無所忌諱者欲以致君於無過而非所以暴其惡將以致臣之節而非所以取其名蓋居言之責任其義當爾故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書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故君臣之際同心協德義成一體上之人茍聞一言之善則雍容聽納不以為暴已而無所疑下之人茍聞一事之失則周旋切爭不以為干譽而無所隱此所謂信而後諫者也伏望聖慈少察臣之言則天下幸甚熙寧二年四月上時初除知諫院

上神宗乞留吕誨　劉述

臣伏覩罷御史中丞吕誨差知澄州坐言事失實故也臣伏思本臺舊制御史所以許風聞言事者以事方萌芽未至形見及展轉詢採難以究知其詳能先時而言之則可以遏絶禍亂之原救藥事機之失其間固容有不審而於大體無甚害也今聞吕誨因言章辟光狂妄離間岐王以連及輔臣長短乃是誨盡忠於陛下以救朝政之闕耳豈有它哉今遽然絀之士大夫相與驚歎

甚為陛下惜此舉也陛下踐祚方三年已罷五中丞矣天下之人不知端末將謂陛下惡聞直言但欲人阿意順指耳豈惟汚損聖德之不細實恐公忠之人由此觧體姦邪之黨緣隙而進以白為黑以正為邪陛下覺悟而悔之已後時矣而况誨之為人公正峭直知無不為四方之士交口稱譽乃人之望也中司之任朝綱之所寄今乃轉為動揺自壊綱紀臣所未諭也臣愚伏望陛下察誨之無它矜誨之過小追還前詔俾復舊職上全

國體下慰人望臣之至願也臣非不知斯言之入即取權臣之怒誠不忍孤陛下之任使耳臣不勝彷徨待罪之至熙寧二年六月上時兼御史知雜事

上神宗繳李定詞頭　宋敏求

臣今月十九日當直中書刑房送到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詞頭伏以御史之官國朝以来其任頗重雖列屬三院各有等差至於肅正外朝紀綱所寄號為清峻選擇蓋均舊制須太常

博士經兩任通判方許舉奏入臺盖以歷任既深則更事益多朝廷之儀得以詳熟景祐初以資任難有相當者遂計奏舉博士以上通判未滿任者為御史裏行去歲縣用京官而遷之今又以幕職官便陞朝著而峻處糾繩之地臣竊恐弗循官制之舊而未厭羣議所有詞頭未敢具草熈寧三年四月上時知制誥

上神宗繳李定詞頭

蘇頌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中書劄子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宋

敏求奏今月十九日當直中書刑房送到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詞頭竊循官制未厭羣議不敢具草伏念國朝近制進補臺官皆詔御史中丞知雜與翰林學士更互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曽任通判官中奏舉充三院其未歷通判者即須特旨方許薦為裏行儻非其人或至連坐所以重臺閣之選也去歲詔旨專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猶以京秩薦舉緣已有前詔故人無間言今李

定以郡幕職官入居朝廷糾繩之任超越資序近歲未有臣誠恐有違官法無益治朝敏求所以惓惓而進言者納忠而舉職也議者或曰唐世自諸侯幕府入登臺省者多矣而定之此除豈為過邪臣以謂不然在唐方鎮盛時有奏辟郎官御史以充幕府者由此幕府連茹增重祖宗深鑒此弊一切釐改州郡僚佐皆從朝廷補授大臣出鎮或許辟官亦皆随資注擬滿歲遷秩並循銓格非復如唐世之比而今之三院事任又重於昔時

況定前任未終非時召對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之薦直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必致人言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再詳敏求前奏頗得允當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熈寧三年四月上時知制誥

上神宗繳李定詞頭　李大臨

臣以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劄子令看詳宋敏求蘇頌所奏委得公當伏以御史之職糾正內外自國朝故事每有員闕必用太常博士已上官然後補之仍須曽歷

通判方許舉薦今李定秀州判官除監察御史裏行不唯超越資序未厭群言抑亦有乖國朝從來法制敏求頌之所陳蓋亦有補於朝廷伏望早賜詳酌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熈寧三年四月上時知制誥

上神宗繳李定詞頭　　蘇頌

臣今月二十三日准中書劄子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李大臨狀所有李定除官制内有未便奉聖旨令蘇頌依前降指揮撰詞臣竊以官品有高下職事有閑劇皆

所以待才能之士擢授有資級保任有常法亦所以抑奔競之塗自古以來茲道不易祖宗之朝或有自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葢天下初定士或棄草萊而不用故不得不廣搜揚之路自真宗仁宗以來每有除授雖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葢太平之代事有紀律當循用資品選授之法今朝廷清明俊乂並用進任臺閣動有成規而定以遠州幕官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效偶因召對一言稱旨便授臺官政府既已奉行有司不能抗

議使制命遂下四方聳聞仕進之間豈無觖望況今天下之廣英豪之衆它日或更有非常之人又過於此寅緣進見奏對稱旨則復以何官處之寖漸不已誠恐高官要秩可以岐路而致事有萬一不可不防臣所以區區建言者上以遵朝廷之法制下以盡有司之職業矣謹案六典中書舍人之職凡詔旨制敕皆案典故而起草制敕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故前後舍人論列差除用典故而蒙改正者非一今三院御史須衆學士薦舉

朝臣乃典故也或不應此其敢無言去歲以京官除授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今若先立定制許於幕職官中選擢三院則臣等復有何言而敢違拒耶況定之此除前日敏求大臨洎臣皆知不應近制是以各有論奏今再被詔旨若便奉行是臣故違官守自作二三上累聖明孰任其責竊謂威福之柄人主得以自專官守有責臣下得以固執若朝廷以定才實非常則當特與改官別授職任隨資超用無所不可不必棄越近制

處之憲綱若臣上懼嚴誅靦顔起草誠慮門下封駁不肯放過縱門下不舉則言事之臣必須重有論列或定畏義固執不敢祗受是臣一廢職任而致論議互起煩瀆聖聽則臣之罪戾死有餘責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熈寧三年四月上

上神宗繳李定詞頭　蘇　頌

臣等檢會熈寧三年七月六日奉聖旨今後臺官有闕委御史中丞奏舉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如所舉非其

人令言事官覺察聞奏臣四月二十八日上殿面奉聖旨將上件條貫赴舍人院商量草除李定官制者臣等尋將上件條貫赴院同共看詳蓋為從前臺官須得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奏舉稱職後來為朝行中難得資序相當之人故朝廷特開此制云不拘官制高下者只是不限博士與中行員外郎耳即非謂選人亦許奏舉也所謂兼權者如舊官資序不相當三丞以下未可為監察故且令上權前行員外郎以上不可

為侍御故令下無詳此皆不為選人設文也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權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以此言之選人不可超授臺官明矣至如程顥王子韶等並已先轉京官因中丞薦舉方蒙特遷中允上權監察令李定是初等職官資序若特與改官只合轉大理寺丞且選人特改京官已是優異若更超授朝籍處之憲臺恩命重疊陞擢非常先朝已來未有此比未知李定有何所長而可當此殊命也臣等

所以喋喋有言不避斧鉞之誅者非他也但為愛惜朝廷之法制而遵守有司之職業耳且爵禄賞罰進退黜陟皆陛下得以專之無所不可者若事下有司則具有條制當官者須奉行而固執也大抵條例戒於妄開今日行之它日遂為故事若有司因循漸致隳紊誠恐倖門一開則仕塗奔競之人皆有僥求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而滿其意哉前世所以謹重爵賞不以假人雖有竒才異倫亦須試以職事俟有成效

然後超擢者以此也兼臣等前來論列雖不具記上件條貫亦只指陳選人超授臺官為過當耳如宋敏求言去歲驟用京官而遷之今又以幕職官使陞朝著而峻處糾繩之地竊恐弗循官制之舊未猒羣議臣大臨言秀州判官除授監察御史裏行不唯超越資序未猒群言抑亦有乖國朝從来法制臣頌言去歲詔旨專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猶以京秩薦授人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詳此與今來換舉到不拘官職髙下條

制亦不至違戾以此臣等所以須至再執守初議也臣等非不知再拒嚴旨獲罪不輕但以意在盡公不敢自為反覆上誤朝廷耳所有臣大臨昨日當草薛昌朝除官制初亦疑慮未得允當既而思之昌朝雖非御史之薦朝廷特除縁已是京官為有程顥王子韶近例所以不敢違拒非如李定選人之比也伏望聖慈更加詳察臣等惓惓之誠所有李定除官制臣等未敢具草熙寧三年四月同李大臨上

上神宗繳李定詞頭　　蘇　頌

臣今月一日准中書劄子節文李定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詞頭奉聖旨劄與蘇頌所除李定係是特旨不礙近制令疾速撰詞臣為詳自來本院凡有中書送到詞頭並是當制舍人奉行唯是當制日曾封還詞頭其詞頭再下若元封還之官却再當日即轉送以次官命詞昨日中書劄子送舍人院是臣當制所以獨具劄子奏陳今日輪當李大臨直日上件劄子合是本官奏

行却專送臣處顯見不依得自來更直承受體例是同一職事而差使有異臣豈敢越次承受若云因臣論列除改不合條例便送臣處分緣上件論奏是與李大臨一狀同議事體不殊却不依常例送本院輪次承受其劄子已具狀繳納中書門下伏乞依自來體例施行去訖兼臣與李大臨等前後論列李定差除未得允當盖是遵守朝廷之法制奉行有司之職業初等職官超授朝列兼權御史不應近制所以未敢具草今來中書劄

子稱係是特旨除授不礙近降條制臣切謂若果出聖

意拔擢即須是非常之人名聲顯聞於時然後可以厭

服羣議為朝廷美事不然則進用之路自有階漸耳昔

馬周為常何作奏條陳得失二十餘事皆當世切務唐

太宗拔於布衣近世張知白上書言事論議卓越真宗

皇帝拔於河陽職官此二臣者可謂有顯狀矣逢時遇

主可謂非常矣然周猶召直門下省明年方用為御史

裏行知白召對稱旨亦命試舍人院然後授以正言非

如定遠州職官素無聲稱偶因孫覺論薦一賜召對便蒙超授縱有奇謀碩畫亦未顯著於時豈足以上稱不次之擢但用其言不試以實天下才辯之士聞之皆思趨走勢要以希薦用此門一開未必為國家之福也故前代用人之法必加詳試俟見成效然後陞擢者亦所以防僥倖之路也今臣不避誅戮再貢瞽言者誠見陛下容受直言可不思獻納少冀裨補耶其李定特旨除授欲望陛下早賜采納羣議或詢近臣若謂定之才果

足以副陛下特旨之擢則臣自當受妄言之罪萬一臣言不虛即乞再加詳酌或别授一官寘之京師俟它時見其實狀進用未晩如此不唯臣等職事得舉兼亦以養成定之才資免詒異日之論議也臣不勝夙夜惓惓納忠之至然臣已是五次論列累拒詔命罪在不赦戰恐待罪不敢遑寧熈寧三年五月上

上神宗繳李定詞頭　李大臨

臣今月三日准中書劄子送下蘇頌繳納李定除太子

中允監察御史裏行詞頭奉聖旨所除李定出自特旨並不礙近制令舍人院疾速撰詞輪次是臣當制竊緣臣與蘇頌前後累次論列屢煩聖聽非不知狂率僭易罪當萬死然猶喋喋不已者無它也蓋以職在近列忝賛書命詔勅未便理合奏論既有所懷豈敢緘默竊以李定自初等職官超授御史不次遷擢舊例所無若云差除特自聖旨不礙近制大凡朝廷爵賞之出稍有優異皆可謂之特旨或事有未當豈可以特旨之故而不

許當官者以職事而論列耶以陛下之聖度聰明容納必無不許之理以此臣得以盡所懷而終言之且定自處仕途未聞有卓然稱譽為時所推若謂之有經術行誼則名對數刻之間陛下豈能盡見其所蘊之深淺也若陛下以其辨論可取急於任用則遷之以壹官可也徐觀其所為然後別加遷擢可也不當遽然置在憲臺駭動物聽於定未安於國體亦有所損故前頌之所論唐太宗用馬周先置門下省明年方為御史裏行國朝

用張知白亦先試於舍人院然後授以正言蓋為此也今定之除既未厭羣議若制命一出豈免門下之封駁臺諫之章䟽耶臣當此時雖欲自劾請罪亦無及矣縱陛下容恕不加誅責然臣復何面目以處陛下之左右耶以此須至先事建言儻蒙聽察不唯在臣職業粗得所守亦於朝廷萬分裨益臣不勝兢惶隕越待罪之至其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伏望聖慈更賜詳酌熈寧三年五月

上

上神宗論不當復劄下舍人院須令草李定詞頭

司馬光

臣竊見近者朝廷除秀州判官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大臨蘇頌等累次封還詞頭數日來外間皆言朝廷已為之寢罷今日復聞劄下舍人院須令草詞臣竊意朝廷知大臨等既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為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後凡朝廷所行政令羣下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則百執事之

人自非偷合苟容者皆不得立於朝政令或有得失陛下復何從知之晏嬰所謂以水濟水賈山引秦之季世以戒漢文帝者正患其如此耳臣前論逐臺諫官今又言大臨等非敢私此數人正為國家惜言路之絕耳伏望陛下審思而謹行之勿使聰明遂至壅蔽則天下幸甚

貼黄國家不次用人固無常法然必使衆心厭服然後為美是以堯舜非不聰明也然命官皆先謀

岳牧既衆言僉同復明試以功而後用之故舉不失能而上下雍熙也臣素不識李定實不知其行能如何陛下果知其賢何不且試之以漸俟其功效顯著衆皆知之然後不次擢用則誰曰不可何必今日與臣下力較勝負殆非人君廣大之體也

熙寧三年五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宋名臣奏議卷五十二